

■作家心得

散文: 要拥抱现实贴地飞行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近年有几本散文集给我印象颇深,它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质,我想称为“拥抱现实,贴地飞行”。这是过去几年散文创作的总体质感体现,也是散文写作愈发接地气、受厚重的标志。

这些散文集中,有倾向于侧重历史表达的,比如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,这不仅是一名女性的心灵成长史,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,还是一百百年中国的记录史。杨苡先生以真实、真诚且亲切、亲近的口吻,把自己眼睛看到的、内心感受到的,几无保留地捧给了读者,使人看到历史的现实性,发觉当下与过去的关联,阅读时会由衷地、甘愿地沉浸其中。书中人物无比鲜活,宛若亲友邻居,他们的故事,让人钦佩、向往的同时也感慨万千。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百年里,个体的起伏漂泊,非常具有历史参照意义。杨苡先生的语言虽然简洁朴素,但也洋溢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文学性,阅读起来非常畅快,这样一本厚重之书,能很快地读完并觉得余味无穷。

徐泓教授所著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,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。书中写的燕东园,是燕京大学专学为教授所建的住宅区,住户均大名鼎鼎。作为成长于此的孩子,徐泓教授以特别谦卑、细致、详细的笔触,用工笔式的手法,不厌其烦地把燕东园人与事的每一个细节,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。她并没有因为这是部回忆性质的作品而忽略考证,相反,她以论文写作的严谨方式,来表达那些可能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真实的片段,如此认真令人肃然起敬。在徐泓教授笔下,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燕东园,逐渐恢复了历史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,这部书就像是一部纪录电影,学术文化价值很强,对书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,也会让读者激动。

《我本芬芳》是八旬老人杨本芬撰写的随笔集。杨本芬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既有小说写作的情节感,也有散文写作的画面感,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,还是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,所传递给读者的人生感受。《我本芬芳》写的是杨本芬六十年的婚姻生活,该书直面女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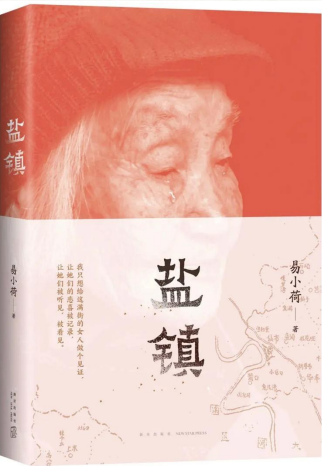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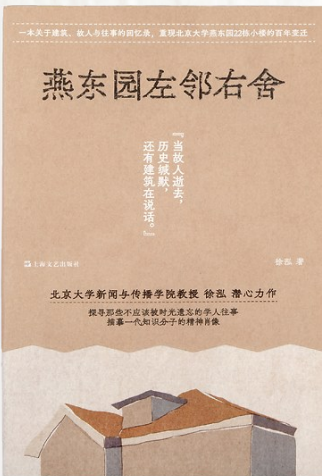
不被看见的孤独,还有无处不在的失落与心碎,坦率说出“一切都来不及了”的真相……杨本芬不仅是一名女性主义者,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,但她令人感慨的这本书,不是为了追问和控诉,而是为了自省与探索。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,可以帮助女性读者规避风险,发现自我,拥有可以放飞自身的独立空间,是一本难得的女性之书。

前媒体人易小荷的《盐镇》,也是一本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,它与《我本芬芳》一样,写到了女性的沉重与苦难,以及她们被定义的人生。12个小镇女性的故事,无一不指向她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。《盐镇》打开了一扇通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刻意忽略的乡镇女性的大门,她们的面孔,经由这本书的刻画,由模糊变得清晰,由此可见她们脸庞上的表情,那是一种陌生但却广谱化的表情。《盐镇》的书写,发现了一个本该被广泛重视的领域,本书具有探照灯式的发掘意义。它独特,甚至具有唯一性,它留下的现实痛感,还将继续扩延。

刘年的《不要怕》,陈年喜的《一地霜白》,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,是三位男性作者的作品。其中,《不要怕》既有知识分子式的视野,也有与世界平视的底层视角。刘年的诗人身份,使得他对凡俗生活的记录与体悟,具有无处不在的开阔的诗意,能够带来放松与坦然的阅读体验,这本书对于如何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活情境具有引领意义。

《一地霜白》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两书的作者,一位是矿工,一位是快递员,他们一个常年生活在地下,一个每天奔跑于街头。他们的写作受到重视与欢迎,是沉默而庞大的群体在进入生活漩涡之后,其生存状态引起了共鸣,他们并不孤独,有太多读者因为知道他们的故事或者读了他们的书,而选择与他们站到了一起。他们作品的文学性来自作者的切身感悟,更是与社会公众互动的结果。他们的生存与地面紧密相关,但通过文学,人们看到他们飞翔的姿态。

“拥抱现实,贴地飞行”,希望这八个字,能推动散文写作更多关注现实、体察生存、重视心灵、激活理想。



八卦岭:没有八卦,而有书香

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/图



绿茶手绘楚平天空书吧。

诗人张尔也被这片书香吸引了过来,在他决定开一家书店时,这片旧厂房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兴趣,他想用飞地书局重新激活这片服务深圳三十年却逐渐没落的土地。2016年7月,飞地书局在八卦岭423栋6楼开业。

张尔和他创办的《飞地》杂志,让深圳和诗歌产生了超强链接,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诗人来深圳,必到飞地书局。高频的文学活动是飞地书局的鲜明特色,飞地之声、飞地夜谈、天台诗歌、民谣音乐会、独立电影放映、实验音乐节、先锋戏剧表演、天台美食……从诗歌到文学,从艺术到生活,飞地书局成就了八卦岭的“都市传说”。

不仅只有八卦岭承载着深圳人最初的读书情结,周边的白沙岭和园岭也扎下了读书人的根。

白沙岭是一个集结优秀教育资源的社区,物质生活书吧像一座灯塔站在那里,周边学校的学生们挤在书吧里写作业等待家长来接。周末,等待孩子补课结束的家长也坐在书吧家长里短。

处在八卦岭和白沙岭之间的园岭,自有其特立独行的文艺气质。文化学者胡野秋在《园岭赋格》中写道:“园岭是一块巨大的磁铁,只要从它身边经过,就会

莫名被它吸引,闹市的喧嚣逃得无影无踪,每条小巷都向我妩媚地展开。”

楚平天空书吧静静地隐藏在一个居民区下沉的院落里,绿植包围着小院,地面铺着木地板,散落着几张桌椅,一道小门推开,屋内琳琅满目,有点杂有点乱,倒衬托出那种随意带来的松弛感和舒适感,小猫围着你转,音乐慢慢逼着,书和卡带都旧旧的,就像老朋友一样。“爱恨自由,一生像风”,这体现着主人楚平的个性,也许正是大多数人的心声。

时过境迁,走出八卦岭的瞭望书店,整体搬迁到龙岗,拥有3000多平方米图书基地,转型为图书馆配书店,并于2022年开办瞭望书吧;读者长廊书店也迁移到龙岗平湖,改名为旧风车图书,转型为儿童阅读实体服务商;书刊批发市场对面的求实众鑫书城已于2020年停止营业;飞地书局飞出八卦岭后,在华侨城落地,2024年初,飞地书局华侨城店闭店,曾经的“都市传说”永远成了“传说”。

白沙岭百花深处的物质生活书店,在开业23年后于2023年关闭。创始人晓昱说:“20年前我坐在百花路的物质生活窗前望穿秋水,时间的力量可以穿破庸常穿透黯淡,除却光芒与温暖,还带来想象。”

■新作述评

《符号里的中国》: 在符号里读懂中华文化

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。赵运涛教授《符号里的中国》一书,即通过符号来了解中华文化。

德国哲学家恩斯特·卡西尔对“符号”有着深刻的见地,其在《人论》中如是描述“符号”:“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,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。”卡西尔认为人是“符号的动物”,“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”。在他看来,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,而符号被了解了,才具有意义,才是文化。一个符号的生成与发展,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及复杂的文化支撑,而一旦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形成了符号,它的寓意就会有长期性及稳定性。读懂了符号,才能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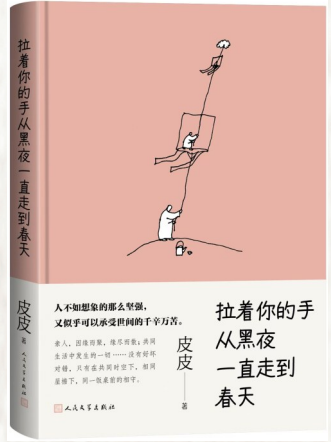
在书中,作者从传世文献、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,选取了最能代表中国的一百多个符号,如龙、凤、鸿蒙、祝融、太极图、八卦图、河图洛书、三星堆“太阳—神鸟—神人—神树”等,分为祥瑞、守护、神圣、人文四辑。这些符号的来源,大体上都有两个源头:一个源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,即儒释道;另一源头是民俗信仰,作者称之为“儒释道”之外的“第四空间”。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,步步都离不开对各路神仙的膜拜,而且往往都是寻求“多重保险”,如除了“福



《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》: 理解亲人就是理解生命

著名作家皮皮的写作范围,向来聚焦于男性、女性以及孩子的生活日常和生命历程。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她出版的《所谓先生》(比如女人)《不想长大》《危险的日常生活》《全世界都8岁》等作品,广受读者好评。新推出的散文集《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》,既是她写给往日自己、故去情人的一封情书,也是写给每一个面对衰老、面对分别的红尘过路人。

在书中,作者皮皮真实记录与父母告别的历程。皮皮的妈妈是一个坚强、幽默、宽容的东北女性。皮皮个性自由,她勇于结束自己的婚姻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,都得益于母亲的那些特点。皮皮说:“我不了解母亲。母亲了解我。”“我对母亲的理解,用了



禄寿喜财”以及与科举有关的魅星、文昌等某方面的“专职”神仙,人们还信奉一些空间上的“区域”保护神。人们认为一座城池有城隍爷,是城市的守护神;一方地有土地公,负责保佑乡村平安等等。

可以说,书中所涉及的符号,都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。但正如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符号后面的文化支撑,人们往往是不甚了解的。只有解开符号这一“文化密码”,背后的文化底蕴才能暴露出来,基于此,无论是文化寻根、文博旅游,还是日常审美,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。

书中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、发展流变、现今影响、寓意与应用作了细致的考辨。作者认为,演化是符号的重要特征。符号的演化方式有两种:一种是“错位”,人们有意无意地造成一些错误。大多数符号在形成演化时出现的“错位”,其实是人们有意为之的。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动植物被当作吉祥符号,这些符号的吉祥寓意,大多是依靠联想故意形成的“错位”效果。比如,蝙蝠,在西方文化中,蝙蝠与黑暗、神秘、恐怖有关。而在中国古代,由于蝙蝠的“蝠”与“福”同音,所以“蝙蝠”成为一种吉祥符号。蝙蝠常和其他符号搭配,组合出更丰富的寓意,比如五只蝙蝠中间捧一个“寿”字,就是“五福捧寿”;另一种是“错位”,是一些符号在神圣化、世俗化、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演化。符号是不断变化的,随着历史的推进,地域的扩展,符号原本的含义无法满足当下需要,这时,符号就要因时而变、入乡随俗。这便是符号“错位”出现的背景。作者认为,“错位”可以看作是一种高级的“错位”。而“错位”主要有三条路径,第一条是自下而上的“神圣化”,第二条是自上而下的“世俗化”,第三条是由外向内的“本土化”。最典型的是孔子像,校园里常见的

“叉手礼”的孔子像实际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,汉代画像中还没有这种礼仪,更别说孔子的时代了。还有常见的露着大板牙的孔子像,这背后实际是“圣人异象”思想的影响。

在中国文化中,符号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:纳福求吉、辟邪禳灾、彰显地位与权力、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。首先是“纳福求吉”。比如过年时常见的年画“福禄寿”三星高照图,“福”指有福气,事事顺心;“禄”指俸禄,官运亨通;“寿”指寿命,活得够长;其次是“辟邪禳灾”。汉朝以后,绣有龙纹的朝服更是成为皇帝的专享。后来,统治者还会以龙来神化自己的出身;最后是和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有关,“吉祥”是人们围绕着生存、繁衍等人类朴素命题而产生的精神希冀。吉祥符号首先起源于人们对于“吉祥”意味的追求,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观念的显著表现。如昭示长寿的松柏、仙鹤,寓意美好爱情的鸳鸯、蝴蝶,镇宅保平安的关公、钟馗以及象征幸福、吉利、长寿的福、禄、寿三神仙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祭祀祈福、节日庆典等日常行事,无不烙印着祈福的观念。也正因此,中国人对于吉祥的追求成了一种坚韧的纽带,代代传承,并在数千年的历史流转中,形成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文化现象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书店 记事

八卦岭,深圳最早的工业区之一。推土机推平大小不一的山丘,一座座厂房、宿舍拔地而起。东芝、爱普生等外资名企纷纷入驻,上千家印刷企业也来落户,可说是“十步之内,必有印厂”,于是,八卦岭还有一张名片——深圳印刷基地,说它是最大的印刷基地也不为过。

很多城市早年的工业园、废弃的工厂,在经历时代淘汰之后,慢慢演变为城市里独有的艺术区、时尚空间或者生活美学空间。而八卦岭工业园始终与时代同步,一直在自我迭代,从外资名企到印刷基地,再到汽车厂地,其间还生长出美食一条街、书刊批发市场、鲜花市场等等。可以说,八卦岭及周边白沙岭、园岭等区域,不断更新着深圳人文生活方式。

它是工业的、时尚的、烟火气的,还是充满书香的地方。

1996年,深圳书刊批发市场落户八卦三路512栋,也就是俗称的“八卦岭图书批发市场”,是广东省三大图书批发市场之一,也是深圳及周边书店的主要供货来源地。

书刊批发市场落成后,深圳早期的书店陆续汇集过来。成立于1987年的深圳第一代民营书店瞭望书店,率先入驻市场,一口气开了九个档口,是最大的一家图书批发书店;成立于1994年的读者长廊书店,也从荔枝公园的百米长廊搬来八卦岭;紧接着,主营设计艺术类图书的设计书店来了;主营漫画、轻小说的扬帆书海书店来了;主营漫画、科幻小说的奇漫图书来了;主营教材教辅的丁当达书店也来了……一时间,这里汇集了60多家类型的书店。

像一颗种子种在八卦岭土壤里,培育出读书氛围,散发着迷人的书香。上了年纪的深圳爱书人几乎都有八卦岭淘书记忆。文化人胡野秋在回忆文章《啊,八卦岭》中写道:“我到深圳的最初几年,在那些灵魂无处安放周末,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八卦岭512栋‘书刊批发市场’。那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最新出版的图书,像菜市场里的萝卜白菜一样地堆在地上,这让酷爱读书的书虫欣喜若狂。”

慢慢地,市场周边也蔓延开来。马路对面的众鑫大厦,迎来了求实众鑫书城(又称“求实书店”)。求实书店始终坚持特价书和打折书,是深圳书市中的“低价王”,书里低价,但都是正版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